

64857

4

5



覽冥語無拾
異典綴綴而
古今異類之
神怪者如觀
牛渚之燃犀
足當遊神玄
覽之一助
張賓王曰警
悚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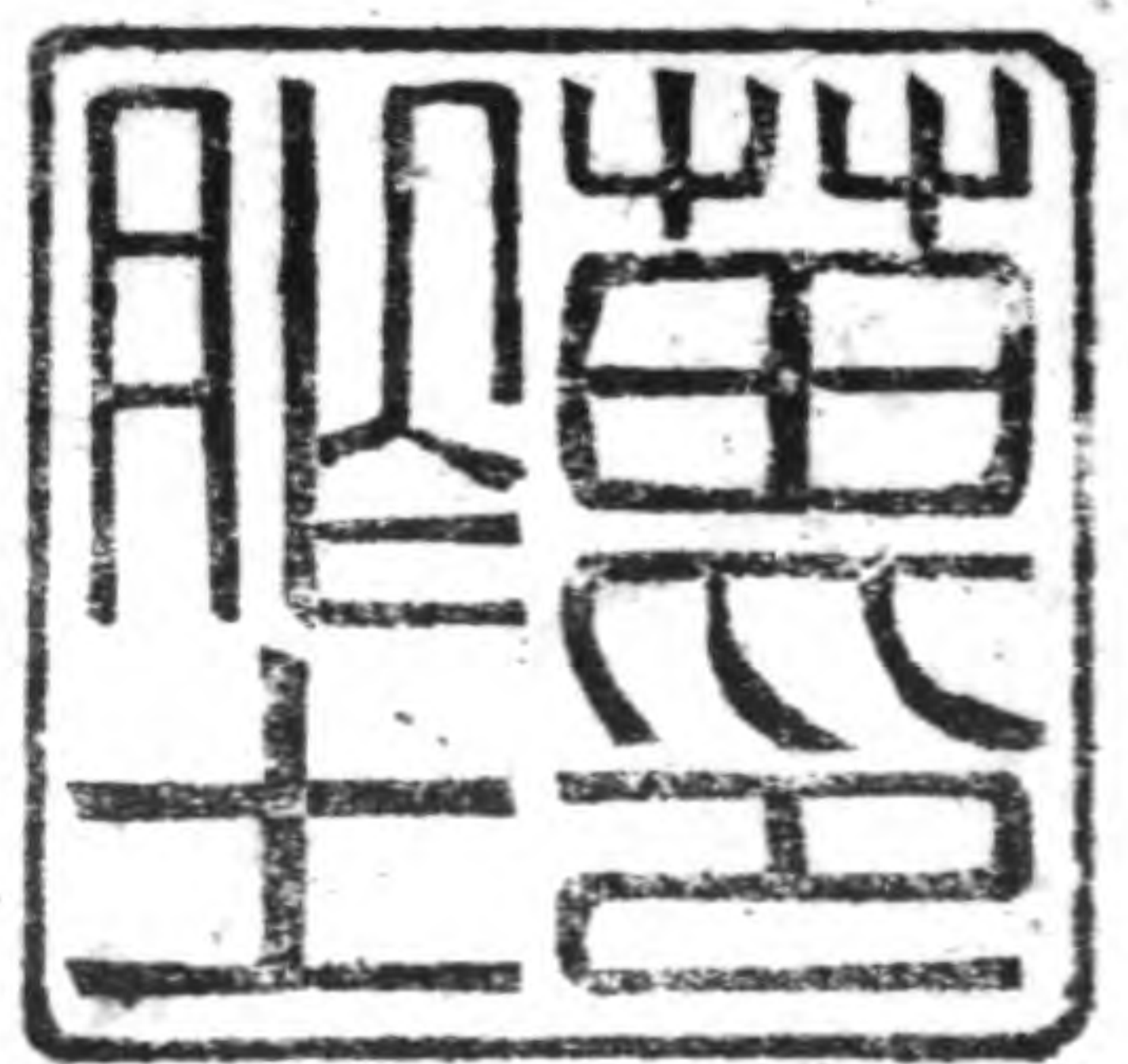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瘡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



也目擊情形者佯作嘔多謔挾私嗾誣
猶可言也吠聲逐影者竟爾昧心樹
上螳螂草啣蛇蝎於今安在哉予久
不談天下事益夙管之醜鹹苦辣付
於雲過天空一卷弓一床夢恍如禪
室頓陀而憐予疑予若每將已陳之

留物歎余贅牙予頓、稱引真同嚼
蟬且身已隱矣焉用文之因拈舊語
數條以爲客問此舌雖在而復爭鳴
嘖嘖伎倆多窮百年易盡不可知之
功罪與不可決之是非固不出於人力
所能強耳

苗胙土題



大中丞苗晉侯先生文集卷五

高都苗胙土 著

後學趙日暉

較閱

汾陽朱之俊鑒定

甥 趙嗣彥

男

苗士寅

同梓

苗士容

漢濱舊話

楚地初被流寇禍也兵將都無許總戎成名方
防山寇於衡永間撫軍唐中丞飛檄徵之比

許總戎至承天建旗鼓扁舟中隨行丁壯纔四十九人按楚鎮久停至天啓四年重設亦必有爲廼不與一將一卒良非初意旣而唐撫公多調各土司及鎮募兵其來應募者每一將率三二百人以之分駐各城總不能出城一戰蓋兵分則單而地方官怵於失陷州邑聊作保全城垣之策勢使然耳如是者一載有半余言之唐撫公曰欲許鎮殺賊當先與兵而後責効且楚中苦賊已久州縣守具粗備兵可合也唐撫公越日謂余曰昔言良是卽檄監軍道董其事余乃徧召諸將領論以合力殺賊之意約期同許鎮點定部伍得三千四百人舉而付許鎮許鎮受之笑曰此某鎮楚二年來日所未睹也異日倘少有建立敢忘所自乎維時群寇往來掠於汝宛襄鄖承德漢黃廬鳳之間動以數萬計此三四

千步卒安能有濟然以夙無兵將之區婉轉
招揀唐撫公亦大費苦心乃橫被彈章因之
去國議事任事其難易蓋霄壤云

乙亥冬月余以督秦鎮兵詣麻城縣時流寇方
擾光山羅山兩邑皆與麻唇齒也一夕夜漏
初下李夢白太宰居北城樓以蒼頭招余余
騎至則諸紳縣令畢集指正北示余曰賊來
近矣胡以爲策余登樓直視良久揖太宰曰

無恐此野火也非燒荒則乞兒燎寒決無賊
火近在二十里曷往偵之劉縣令景曜徧問
從人無應者時舊副將鄧祖禹在側挺然欲
往至漏下五十刻還報曰無他屬磚窰匠役
遺火種也遲明太宰至署笑曰公何以知之
余曰易見耳昨夜火平漫無起伏自西徂東
廣十餘里次第延去安有賊燒民屋若此者
非野火而何諸君又笑而去

乙亥冬月盧九台屬余點滇兵蓋滇中一土司兵也領兵者爲段天成矯健英爽將材選也其兵甫三百人綵布數尺纏頭加以皮盔野豬皮爲之丹漆銀飾又以野豬皮裁作條浸桐油數旬迺穿作甲頗足禦刀銃各兵兩腳盡赤足板塗油灸以火再塗再灸久而堅硬不畏棘刺瓦石內有倭人二不諳華語皮膚白皙又有名黑鬼者面色深黑上寬下縮睛

黃齒白凡六七人面容色鬚俱相類其器則交銃苗刀無他具也其馬小而健剪去鬃尾極善登山其鞍轡多以野豬皮爲之飾以填漆燦然可觀鞍之質玲瓏而實堅牢剝木爲鐙如兩鞋然人居馬上則雙足插入木鐙內亦可避刀箭凡此皆我內地軍中所未有者俄而段天成率兵從盧公赴江北卒莫見其與寇對壘余竊料之人馬器具各稱精好經

費不啻倍焉在軍前頗堪眩目若以之旗鼓相當總非勝賊之具當年調此兵者與此兵來應調者或各有見余固不識耳

乙亥孟冬余監秦總戎周叅戎兵詣麻城扼光山英山流寇既有青泥灣等捷偶聞別寇近承天余將疾馳而西舊太宰李夢白送余曰公今行矣吾麻爲受敵之地脫有警願公急援余應曰此某責也敢不唯命但以剿賊爲

事非可株守一城然一城之人亦自足爲守曷不爲里兵計如麻邑人戶八十四里當有八百四十甲一甲養一兵當得八百四十兵人捐銖兩卽可足食此固不煩外取立可辦者太宰稱善俄麻城令劉景曜以此法具文來請余爲批行更憇憑該道唐梅臣行之踰三月余再抵麻城則數百人迎余於郊衣械鮮利遙問之則曰麻城縣里兵頗有軍容以

之守城蓋稱上選皆李太宰周少司馬劉總帥主持之力也

乙亥冬月余以護陵趨至承天則直指余二機總理盧九台率諸軍在焉先是總戎鄧玘被焚死所遺川兵慣作譁譟屬副將周繼先統領周故非戰將而鄧之舊部曲雷時聲楊世恩改從總理盧公乃檄余汰其營中冗官悍兵分隸雷楊作兩營余心知其指刻日於元

祐宮黜汰其官頭四十餘員呼千總百總至令其引兵向後湖每百人作一隊務橫直成行不許少亂蓋覘其意也另以解事數人往偵之還報諸軍色態如常都無耦語變色狀余促騎抵後湖則兩將設公座迎余余立案後據冊點一百總則領百人來遞分兩將標下而殊註冊中頃刻卽定時總理直指及荆西守道坐操場設宴數遣人視余分兵迨余

入宴諸公向余笑揖曰固知非公不能辦今日事也然川兵驕悍善譁斯日復傳訛嘖嘖脫有他腸不知置余何地諸公固不明言使余以身嘗試不然者胡以不先不後設宴操場各官群集以待觀笑揖數語本心半露每回想之殊覺汗下

軍中多有剿賊後稱路遠難携首級割耳鼻來報號爲小功者余夙棄之監軍時遇秦鎮道其中軍官何雲升來稟事余固問之雲升乃曰洵有之用馬驟皮之去毛者割作耳鼻之狀加石灰揉撚令含糊亦惟暑月可行嗣後余每驗小功輒加意視之悉如其言軍中假冒若此良足歎也

劄委官孫懋昭大千軍法余特疏糾之夫白衣委官犯軍令軍前正法理也緣懋昭先奉旨提問耳其疏畧曰劄付守備孫懋昭領楚中

鎮筭兵守鄖西縣輒引兵徑回鄖陽以致知縣繼逃被叅提問而懋昭擁兵自若也撫臣王某移咨及鄖委官代管營務而懋昭與其徒張啓勝輩不納委官挑衆鼓譟必勒委官去而後已及大寇近上津縣發檄調防懋昭竟在鄖陽穩坐寸步不移夫懋昭一劄付守備耳卽擁衆自雄不遵提問之旨守城則率衆先逃易將則挑兵鼓譟調防則抗令不行

么麼小弁犯律者三皆軍中之大忌也尤而效之縱有將如雲不止糜餉且虞滋亂取以明正軍法所謂殺一人而千萬人思者此類是矣此疏旣上政府票擬止云該撫按嚴行究擬速奏後二年聞此弁尚管兵自若也噫以撫軍之權不能行於一劄委之白丁而欲驅將士於鋒鏑之下與亾命賊徒爭旦夕之生死不問而知其難已

直指余二機極惡軍中報假功有加銜末將張
上公在棗陽殺賊四級而塘報稱十四級余
公怒甚立具疏特叅此誠是也踰半載余公
遣將官楊廷佐等與賊戰於承天余公乃謂
諸將曰爾等亦須多報功級以示鼓勵但不
欺我以實數便了卽此可見言事在事之彼
分也

庚辰八月廿八日閱邸報副將楊世恩亾於陣

悲慟久之因憶歲在甲戌時寇集襄陽大將
軍鄧玘率川兵赴援部下副將五人一時號
爲敢戰雖鄧將軍驕肆特甚以視他部曲之
縮胸猶爲巨擘于今鄧將軍被焚死五人中
楊世恩雷時震雷應乾陣亾賈一選以鄧死
論遣獨周繼先以老懦被廢莊生樗木之喻
信不誣也

甲戌夏六月余以分巡荆南副使從大督陳公

中丞盧公後剿流寇於竹山縣縣當萬山之
中殘破後滿城瓦礫所留惟佛殿三楹瓦屋
數間耳時鄧總戎許總戎張賀五副戎兵二
萬馬一萬糧絕諸軍買牛羊屠食之卽督撫
大帥亦鮮穀食諸軍咸以肉勝而病且頓兵
莫前余言之大督還鄖運米豆曳小舟逆流
行五日始達鄖措糧措船措夫一日而具糧
抵竹山大督公歡呼謂同知侯三光曰吾生
矣廼引兵赴興安追賊

乙亥四月二十五日襄陽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大雹打入屋內傷器大風聲如巨雷衙院松
枝其粗若碗頃刻折飛數步文廟前坊城隍
廟前坊大街石坊一時俱傾倒六月十二日
又大雨城內水深四尺襄府前大槐圍可七
尺火從樹中出片刻爲燼一小戶家屋內水
浸及人腹忽地上聲響裂一大孔屋內水盡

注其中皆耳目所不經見聞之事

歲在丙子六月楚中一鄉紳作知府者求達官書數函別借郵符將入都有所營取道武昌爲蔡正庵大叅所獲報各臺使者時余二機按楚以東商之予欲疏糾予復云繡斧糾一官生知府未足示風裁且發人私書終非盛德事但以擾驛處其持書之僕足矣事乃止其鄉紳則黃州耿宦名應昌也

丙子之秋七月群寇方近襄陽初六日正午忽報周巡道被賊傷余急出詢之卽自往視則其僕人作禍也僕姓李從之十餘年周與其婦久有染昔周臨清權關時李已有不遜態周戀不能割是日以軍法細打李僕痛笞無算意欲甘心而後已倦就食婦潛解索遂執鋤頭伺之墻側一擊入腦維時夫婦俱縛墜下俱刺刺言往事不休婦實有不良態余旋

責李僕六十板越數日再委官責於通衢百
板噫逆僕弒主固古今少有之變自無生理
然士大夫立身可不慎歟

丙子秋夜雨淋漓時流寇在近郊余草疏燈下
忽心動索馬登城抵西門樓唐梅臣大叅先
在俄鄉官劉淡持至坐間舉止言色全不以
禮其視院道公祖不啻草芥然余中不能平
以它辭往閱別城及還署漏盡矣不復就寢

挑燈寫數行早堂唐梅臣入謁卽以示之劉
乃大恨余其辭曰父母生此身來胸中止有
血心頭上未曾有紗帽因血心而漸起血性
立身法恒於斯建事業恒於斯養廉耻恒於
斯辯是非恒於斯如人之至污莫過盜賊呼
之以盜賊未有不赤面者物之至賤莫過犬
豕擊之以本石未有不怒聲者凡此皆血心
也盜賊犬豕且有之而況五官具備冠履旣

分忝號爲人者乎若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能
喻撻於市朝而不知耻此亦天下之死心人
曾盜賊犬豕之弗若乃欲獲上信友辯是非
養廉耻以樹身法而圖事業斷斷不能徒令
人視之以犬馬未也且視之以草芥是因紗
帽而喪血心斯亦不智之甚矣百事愴心夜
不成寐平旦時偶念及此敢書以紀之時爲
丙子中秋後七日

癸酉甲戌間流寇犯楚時樊城尚無城居民三
萬家咸無所恃余議築城而樊北有給諫劉
淡持祖塋在焉劉不敢止余勿築城乃故以
他詞芻撓余懼以失陷獲罪爲僅築土垣
之說俾范同知言之劉劉應允佯作色喜亦
向范同知求余速行余知其意中事然地方
掌故攸關不容不行也劉仍縮樊之一角及
余領鄖鎮一推官沈起津甫任十日卽聞母

喪劉必欲余上疏留沈奪情余難之劉繼以
公呈繼以惡聲維時襄道唐梅臣襄守鄒石
可皆聞知之余具疏請沈軍前監紀別補理
刑推官大與劉左終不知劉是何意也余巡
襄時劉葬母請余題主不設主案卽將母主
斜鋪牲饌之桌角俾余執筆從事余言之唐
郡守笑其非禮劉亦銜之積此數端劉遂造
誣授之詞林丘鞠懷丘授之給諫史青蘿而

謗疏出矣

楊司馬初入秉樞上剿寇方畧爲十面合剿計
內云晉撫提兵橫截靈陝此言蓋扼流賊歸
關中之路也非不斐然可聽按自中州之朱
陽關可以達商州中州之浙川縣可以達商
南縣楚之上津縣可以達山陽縣光化縣可
以達龍駒寨而鄖襄所轄地與關中接者尚
比比也況晉中撫鎮兵合之不滿三千胡能

越境而禦大寇晉撫亦曾躬抵陝州不過一
疏報無賊而還軍自顧理勢宜然耳司馬今
統兵十餘萬各督撫盡聽節制所事朝請夕
下群寇尚爾逋誅余昔所提督者兵二千五
百人馬百餘匹而司馬責余剿賊無力正堪

對炤

樞部敘楚中歷年剿寇戰功於唐撫院則復原
職於監司王永祚則加陞一級陶崇道則復
原降二級至余則曰應加一級俟查案另議
又敘護陵功於各官俱有陞賞至余則曰免
敘或謂余已解任不應敘耶則唐撫院亦革
職者得復原官而敘剿南陽土寇功何以解
任之耶撫陳壺雲復原降三級閑任之豫撫
王軒籙得致仕乎前後皆楊司馬秉樞時覆
疏請以質之公論

中州鄉紳之在京者公疏叅總理熊心開以流

寇爲害也楊司馬嗣昌覆疏云文燦總理二
年未嘗屠州陷邑未嘗殞兵折將是其穩處
至余被楚紳妄糾已查係風聞亦無失城敗
陣諸事乃楊司馬覆疏則曰吏部議官刑部
議罪噫司馬持功罪之衡如此不知何以服
人

丁丑仲春余在襄陽候交代適楊文弱入掌中
樞取道於襄緣寇掠南陽楊不敢前惟日與
諸宗侯讌於公署時余正訪拿巨惡白大中
從道府議罰其修樊城之墻一百丈蓋白寬
焰非常各州邑印捕官及襄中富室無不被
其吞噬蓋以訪事爲囹耳楊以手字及余關
說余免其修城什之七楊遂大不懌覆東來
卽露聲色此余忤楊之始今楊兩次手扎俱
存越一年餘楚直指查疏至舉楚人前糾余
事盡付風聞余自可無議而楊覆疏乃轉換

其詞云苗某之罪不在原叅而在劓旣無力
撫又無謀余乃被罪

戊寅之秋余事下刑部議罪余實無陷城喪師
諸事無律可坐就楊文弱覆疏看語亦止是
才力不及耳俄黃岡甄錦石繇南中入爲司
寇曾語司官劉桓曰苗公祖原無大過止可
擬徒以結前案已具稿批訖適芮城陰太峯
在梧垣應詔陳言疏內數言浸及甄然明明
指名求寬中牟劉大司寇非爲余發也甄旋
上疏有晉人故云然句不數日立迫劉桓改
擬且暮夜又以手東促之余乃得戍

甄錦石作大司寇時擬獄多從重有一司官曰
若此定案如天下後世公議何甄笑曰此處
正好做功名長安人士其哂之曰與寧我負
人同一肺腸也今甄以鬻獄繫詔獄不知所
謂好做功名者安在耳

丙子仲春盧九台總理提邊兵入光化襄陽追
剿流寇兵以九千計馬以七千計俱需本色
糧料米尚易辦乃日支豆二百一二十石江
上豆商聞風鼓棹朱襄令殊且夕莫支諸軍
更嘒嘒多口寢至樓村噎時余尚監軍
也王撫公屬余調停余因於襄陽北城樓集
同知程門徒通判祝錫範推官江禹巡道
周吉齋暨鄉紳給諫劉淡持大參朱素湯
東泥共商料豆各出所見群稱索之縣官行
戶不若分派城中衛官士吏商民人等先給
時價代官糴買料豆多寡有差咸以爲善劉
給諫欣然曰余家有豆四石今晚卽送至縣
余不合昌言曰昔余巡襄時曾立有城內二
十一坊戶口冊是可坐名派買也又咸以爲
善鄉約取冊至乃按冊定買豆之多寡自五
斗至五石止朱令是夜每豆一石預給紋銀

一兩而徐收其所買之豆嗣後發銀收豆余未嘗過而問也彈者乃謂余借邊兵爲名徧地科歛不知當日派買料豆係給價乎係攫取乎爲軍興乎爲私用乎權宜濟事爲善乎坐視鼓譟爲善乎彼立言者或未解科歛二字之義耶

鄭陽開府爲贅疣爲陷阱人皆知之至於操議者出語失平第供一時口吻可笑者如蔣澤壘當寇未渡黃河奉命移鎮於襄而人謂其遙駐襄陽宋鹿遊值一時無寇自合還鎮而人謂其高卧鄭陽余初撫鄭適寇擾荊州奉旨扼防荆襄余卽介馬潯暑中而彈者謂不敢赴鄭到任及寇在浙山內鄉去鄭僅百里余入鄭料理而彈者謂避賊之鋒迨丙子秋邊警狎至兵部飛檄勤王余提一千六百步卒急君父之難而彈者謂擅離汎地不知撫

鄭者必置身何地而後可昔人云議事易任
事難于今思之可爲三歎

賊首混名闖榻天者真名劉國能投狀求撫其
來見之人名曰盧鼎余賞以紅布酒飯亦數
年各省撫賊之故套此外別無他賞也彈者
謂余賞以犀帶殊不知加劉國能以副將劄
付加盧鼎以通判給以劄付寇帶別自有人
與余無涉也

鄖陽城外多有出市弓箭快鞋等物爲軍中必
需者適拿獲一人龔姓者代賊買面粉糊椒
余斬之縣首通衢卽嚴示街市不許再列弓
箭等物印示尚在而彈者謂余縱賊交易不
知視余爲何如人乎

當丙子秋賊求撫時偶別擒一賊至余審其口
語陡曰賊待江上橋成卽回陝西也余憬然
曰是必祝通判許賊此言卽移文楚中撫按

嚴飭江防文內有曰誰作此搭橋之說者其人可斬也乃彈者謂余許賊搭橋受撫賴府廳力止何其作誣乃爾

丙子秋畿輔戒嚴時余方約秦總戎誓師殺賊而兵部羽書適至徵兵入衛余急集鄖兵得一千六百人皆步卒也屬員中有勸余莫行者余應曰君父有急實難坐視況兵部業有勤王之檄矣異日清寧此不入衛之撫臣當

置之何地乎且一千六百步卒而冀與戰衆寡之勢正較然易見也余行矣及引兵渡江而兵部止兵之文又至余遂引兵向光化縣剿賊乃彈者謂余擅離汛地可嘆也

撫軍衙門例得受詞狀然行軍時則不暇也余提兵經過各城行止匆匆委不發放告牌亦未有軍民馬前投牒者惟於抵鄖鎮之日循例放告而彈者謂余每入城惟知准狀不知

徧地干戈誰暇構訟且撫軍無自行鞫問之體是誰承問不足再剖也

丙子夏五月三日余受事撫鄖除料理大計冊及得旨解任候代例不視事外實止陸閱月中間一剿寇於荊門州一剿寇於宜城縣一剿寇於光化縣一防寇於鄖陽府一協同總理剿寇於南漳縣一整兵入衛皆身親鞍馬各有軍行月日載在塘報可考而彈者謂余不敢出郡城一步不識軍中躬督大纛者伊誰人乎

余自竹山還鄖運糧也曳小舟逆流行偶值磬口灘水淺舟膠余上亂石中立俯視水內一清徹底五色燦然探水得石如拳者卵者棗者指頂者以磨盪久瑩滑可愛其色則紅者紫者黃者白者黑者藍者白黑中分如兩物粘連者一石而半細於脂半粗如砂者映水

生光出水則暗再得一石長可三尺廣半之
石質糲若砂石上作黑竹文理極細色膩如
脂勁枝交葉恍一畫圖洵日未睹耳未聞也
載之別舟置襄陽巡道公署之靜觀堂越歲
余遷秩去不知石之所終

書稱丹桂北方之所未有也乙亥冬十月余監
軍至麻城縣諸縉紳過從茶內多以丹桂作
果者色赤黃味濃郁質敦厚倍於黃桂問其
收法則鮮花加鹽以冷水浸之罈中可入春
不壞視金陵用鹽乾醃而色味俱變者相去
遠矣及遊劉金吾園亭前一株圍可二尺餘
劉將以一二小者繇漢江贈余於襄竟以兵
事倥傯不果

大中丞苗晉侯先生文集卷六

冀南苗胙土纂

言鏡

楊復所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
從自身見今年歲逆想回孩提愛親時光景
何如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
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
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

於孔子之側無限愛樂

問孝何以爲仁之本近溪曰子不思父母生我
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
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
愴生焉疼痛覺焉卽滿腔皆惻隱矣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
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椎牛而祭墓
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

臯魚對孔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
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
也立哭死

司馬溫公家訓曰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
手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食相
齧遂相殺也兄弟爭利而相害何異於虺

己之兄弟卽父母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
兄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

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吾之善事父
與伯叔者先之蘇氏曰兄弟其初一人之身
也當深味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各分固是清肅然情意常
要流暢無滯碍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
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
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
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
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袁梧坡世範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
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
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
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疔贅縱甚痛苦不可決
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
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

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若獨享
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拜告
於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溫公嘗言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

邵堯夫有兩不媿之說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
媿衾是真自修也陽城有兩不負之說曰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真作用也黃洽有
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
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是真學問也
文清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
見之可也又曰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王嘉叟別王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當常
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亦嘆賞此言吳
康齋曰士君子今日爲事草草其如後人公

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大夫嗚呼吾輩
而誠念及異日面目後人公議也其敢草草
乎

倪宗仁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
觀後面人問觀之將何如宗仁曰從前觀之
祇見我不如人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
見人不如我自銷蹭蹬之憂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
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後圃謂曰亭沼粗適
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
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周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凶拙者吉故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全拙
則可悔之事少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夫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起傲則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總之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乃對症藥也

邵康節詩曰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或問明道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呂伯恭性褊急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懣渙然氷釋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

一法也

大清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

力處

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嘿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

叩之然後鳴鏗鉤鏜鎔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或問伊川曰言語繁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廣筆疇曰人之病在好談其所長長功名者動誇功名長文章者動誇文章長遊歷者動誇遊歷山川之勝長刑名者動誇刑名平讞之情此皆露所長而不能養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長故能保其長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蓋常人習氣自是如此若十分強激他更多其議必伸其辯是增人之過亦

己之過也且自繇他待氣平方纔與說更於
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筆疇曰稠人廣衆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
非惟惹禍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
議論到彼則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長言清
則不清見怒對朋友言直則不直見憎彼不
自責其短將謂我有意爲之矣彼或有禍我
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庶幾
可耳

凡人燕會交接之際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
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
心默檢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
子長者之厚道也

傳獻簡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
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

間難施面目

淡生堂壁粘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
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
謔慎勿形言

老子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甚不可也此可三復以當白圭

唐克之曰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
聞人密語不能容受而輕泄之不足以爲人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
於一己貴爲卿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
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
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於貧賤者無
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一切吉凶悔吝皆慎之己自仰不愧俯不怍一
切是非得喪皆聽之夫自上不怨下不尤

胡文定公與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
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還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晁文公曰觀彼如意之極不當徼羨世事皆有
倚伏如意之極亦有不如意事事難具述理
可再思以此對治自然甘處

老子曰甚欲必大費多藏必厚亾又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東坡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
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諺曰莫使滿風
帆留作轉身地皆是留有餘不盡之意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河陽掌記時所親諷之
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
不能顧人之常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

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亾常如一日乎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媿耻苟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范仲宣嘗教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東坡居士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勿取此雖豪氣體貼之言却是狷者有所不爲也底意思

教家要畧曰士人要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是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昔唐肅與丁謂友宅相對丁將入相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

也

梧坡曰居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
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
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

龜山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
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
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

人之敬我自校以杜人之易我自反以息人
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
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
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
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遊
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汚我直道
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
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

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人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事愈宜無意文清曰惟寬足以容人惟厚足以載物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李觀察示劉器之居官勤慎和緩同謁一人疑問緩字李正色曰何嘗教公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但

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
復所曰常見人過者日日只難爲於人滿目荆
棘以此處世其苦楚何如常見已過者日日
只檢點於己徧處坦途以此處世其安舒何
如

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
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
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
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
也

文清曰或謂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
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
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此與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互
發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不可狎
昵太甚如長幼還當序齒尊卑還當明分內
外男女還當有別笑語戲謔還當有節無攻
訐陰私勿故犯忌諱斯嫌疑既遠可與久處
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
至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簒弄是
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
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
有恩而難有禮

歐東雅言曰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
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
德處隨事皆然

憬然錄曰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

不必望感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反爲讐
矣善乎毛公之告信陵君也人有德於公子
願公子毋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三
復此言而寧人負我母我負人與寧我負天
下人毋使天下人負我其賢奸立辨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荅人東旣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
紙筆乎

明道曰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
不足惡

賓退錄曰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
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
怨故盛怒之際與他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
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
人常能持此受益不淺

庾袞父在嘗戒袞以酒後偶醉卽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誦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

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卽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蘇子瞻安置儋州買地築室日與幼子過讀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間有饑嬾年七十謂

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子膽大然之呼爲春夢婆

李九操少善屬文晚不復留意人間故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交情一時都盡



